

# 韩复榘黄河边阻击日寇 战斗失利造成济阳惨案

◎陈汉卿



日军飞机轰炸济阳县城

1937年七七事变后,10月间日寇飞机每天有一两架沿黄河两岸飞至济阳上空盘旋侦察。有一天上午,正是城里大集,两架日寇飞机在南门里投掷炸弹数枚,炸毁民房若干,炸死炸伤居民十多人。当时人心惶惶,机关及居民都挖了防空洞。有的白天下乡躲飞机,晚上回城。

济阳县城是省会济南的外围,是个战略要地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在11月12日晚,带随从一部骑摩托到济阳县政府,命令县长孙毓昌守住县城,并派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玉甲率全团带足弹药物资,于13日拂晓赶到济阳城北沿黄河西岸的李官庄、罗家、代家、董家道口、朝阳家(斜庄)、尹家、郭家等村,挖战壕,修建防御工事。韩复榘早七点由济阳城沿黄河西岸北到贾团各阵地视察防务,后蹲在尹家指挥所。

13日上午约十点左右,日寇一百多辆汽车满载日寇,由东北沿黄河西大堤向南飞驰,当开到郭家村时和贾团接了火。日军抽出一部分汽车继续南袭济阳城,其余的留下向贾团进攻,炮火连连,战斗非常激烈,继而展开了肉搏,双方势均力敌,久久相持不分胜负。

日寇伤亡惨重,一名日寇大佐被击毙。贾团伤亡也很严重。在战事吃紧的时候,韩复榘于下午两点后乘摩托,后跟传令兵十余人,担架十副,抬着伤员,还有包扎头和吊着胳膊的20多个轻伤兵,步兵一百余人,远绕县城由尹家、大郭家、小杜家、小陈家、马家、回河逃回济南。回到济南后立即把洛口铁桥炸了(12月24日,韩复榘放弃济南逃跑。27日,日寇占领济南)。贾团退到大门家时被日军打伤了腿,隐藏在村西的宋家坟里。大郭家农民刘清双由坎边路过,贾团刘求救,刘认为自己的家离城太近,不安全,便将贾团带到苟庄刘玉海家养伤。日后,手枪旅旅长吴化文派来20余人,夜间将贾团接走。

日军由郭家战场抽出四十多辆汽车、装甲车,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包围了济阳城。当时城内只有军警百余人,和联庄会会丁700余人,枪支不全,弹药不足。兵丁都身穿蓝布军衣,全部聚集在城墙下。

日寇在东门黄河大堤上,用重机枪向城墙垛口扫射,用炮向城内轰炸。守城军民奋勇抵抗,伤亡甚重。济阳城没有北门,这年黄河闹大水,南门外大堤下一片汪洋,东门是敌人,只有从西门出去。日寇在西门外左右两边设上伏击线,守城兵丁及部分居民2000余人,从西门突围,遭日寇伏兵扫射,死亡殆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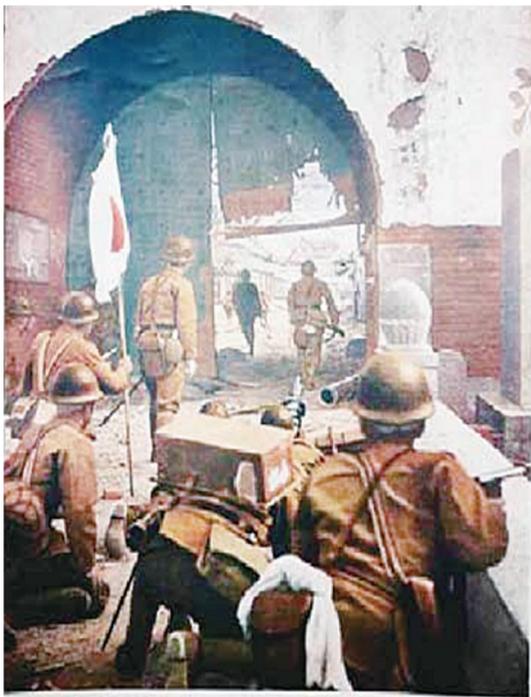
日寇攻进城后,逐门逐户地搜查,见人就杀,发现了防空洞就用机枪向里扫射,或向里扔手雷,城

里和东、南两关未逃出去的老弱病残,百分之八十的被杀在防空洞里。

南关居民王曰纯一家七口被杀。济阳县公安局百余人藏在西门城墙内的防空洞里,被日寇发现,逼着出来,出来一个绑一个,后连在一起押到南门外大堤上,用机枪扫射。

杜云亭(垛石桥人)跳入大堤水中,溺水到南关西头,侥幸逃出。我的表兄任修堂,是守城兵丁。鬼子进城七八

天后,我同舅舅前往寻找表兄的尸体。过去窑湾头村一看遍地是尸体,最稠密的是原来的老汽车站和济阳旅馆的旧址那里,尸体与尸体之间简直没有缝隙,连脚都插不下。有的挤成堆,枪支弹药、包袱、



日本《国际写真新闻》刊登的日军攻占济阳城的彩色图像

衣服、皮箱等物,遍地皆是,尚有死马二十余匹。尸体、仰面侧面者容易辨认,脸朝下的很难识别。我们见身材相似者就翻尸辨认,最后在陈朝家北边的桑树林里找到了表兄的尸体,他腰部中弹三处。我们把他抬到窑湾头村,从户家找了一扇木板抬回家的。

日寇在济阳城住了一个多月,即全部撤走。这时我同宋家村高文龙(南门里福兴酱园经理)一同到城里去,见到街上有很多尸体,但头部都被狗啃烂,已认不出面目。居民家中十室九空。农民的牲口也都饿死在槽头或被鬼子吃掉。我们到了福兴酱园,柜台里边有死尸两具,头部被狗啃烂。甜酱缸被砸坏,甜酱淌了一院子。有一个身穿便衣、三十多岁的男子,头朝下死在了酱油缸里。听说各商号类似情况的不少。

(来源:《济水之阳·黄河故事》《济阳党史资料汇编》《中共济阳党史大事记》《济阳革命斗争史话》)

## 十九、神药与圣水

曲堤街道刘台村两三百米处有一个土冢子,高2.5米,占地2万平方米,当地人称之为“平顶山”。每逢发大水,周围村庄的百姓都来这里避难,故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“大水漫金山,也淹不了刘台村的平顶山。”可以想象,当年的“平顶山”应该还高。围绕着这土冢子,在当地民间流传着神药和圣水的传说。

相传,在这个土冢子上有座庙,庙里住着三个神仙,分别是中子平、车大文和白灵仙。当地人称这三个神仙为“三仙老祖”。传说这三位神仙有一种神药,有妙手回春,起死回生之术。古时,曾引得无数人前来求取这种神药,取神药的人在神庙前虔诚地摆上供品、纸钱、点上香火,双手紧闭,双眼闭合,口中默念要取神药,神仙就递到请愿人手中,按照神仙的说法,回家吃了,病症痊愈,极为灵验。后来听说,有一位有权势的人,硬是不信这个邪,他就踹了这座圣庙,赶走了来求神药的信众,在他回家的路上不知怎的腿就骨折了,到处看腿,直到他死也没看好。相传,这就是三个神仙显灵了。

另传,就在这个土冢子上的庙前有口千年古井,自古以来,在这眼井口的上边就盖着一块磨盘大的石头,在石头上有磨眼大的一个小口,人们往井中看去,里面黑咕隆咚的,怎么也看不到井底,甚是神秘。这口井到底有多深,村里人谁也说不清。新中国成立后,村里为了摸清这口井究竟有多深,就安排人淘井,系下去的辘轳绳二十多米全用完了,还不到井底,人下去后怎么也踩不着井底,还好像在井中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,仿佛是说:“大娘,我借你家的米面箩子。”下去的人上来说,听到的不是当地人的口音。古时传说久不孕的妇女,要是喝三口这眼井里的圣水,不出三个月便能怀孕,是男还是女,圣水却不保,各随其命。十里八乡的人听说后,有许多久不孕的妇女前来庙前这口古井旁排号取圣水,有的妇女怕排不上号,半宿就来,有的在亲戚家住两三天才能排上号,直到后来破除迷信,这项活动才停了下来。

## 二十、迷魂阵与九龙草

曲堤街道卜家村流传着迷魂阵与九龙草的民间传说。古时,齐国军师孙臆,被魏国大将军庞涓的四十万大军围在了卜家村一带,庞涓耀武扬威,仰天大笑说:我的将领都比你孙臆小兵的兵多,你还想去哪里跑!当时,时值中秋,满地里长着旺盛的庄稼,孙臆的队伍被庞涓的队伍团团围住,弄得孙臆的队伍只好躲藏在庄稼地里,暂避一时,孙臆面对大兵压境,寡不敌众,无路可退,也无计可施,只得束手待擒。急得孙臆团团转,仰天长叹:“苍天啊,我孙臆一死不足为憾,可我众将士岂能心甘?请苍天开眼,助我一臂之力吧!”话音刚落,转眼间风声大作,电闪雷鸣,有九条巨龙腾空驾雾,翻江倒海,暴雨顿时倾盆。那九条龙时而在空中盘旋,时而摇摆着尾巴拍打着地面,搅乱了乾坤,原来是天神帮孙臆布下了迷魂阵。

孙臆心领神会,心中十分感激,便目不转睛地看着阵势,突然有一条巨龙在他眼前不远处落了下来,十分痛苦地扭扭翻滚着,孙臆十分惊愕,不知如何是好,就在这时,其余八条巨龙从天而降,龙尾相接,盘成一个大圈,把土地上的这条巨龙围在了中间,只见圈中金光闪闪,一缕火光直冲天,原来是这条巨龙产下了一条幼龙。随即,那九条巨龙带着幼龙腾空而起,腾云驾雾而去。孙臆这时不敢怠慢,即令全体将士按九龙道摆布下迷魂阵,只待庞涓来攻,这时庞涓正好重兵压境,视孙臆为瓮中之鸟,庞涓右手一挥,顿时战鼓齐鸣,四十万大军踩着泥巴,蜂拥而至。可满地的庄稼遮挡着庞涓将士的视线,东走走西看看,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而孙臆的将士们却按照九龙道的指引,东杀西打,来去自如,如鱼得水,只杀得庞涓哭天喊地,片甲不留。这时,庞涓方知中了迷魂阵的计,忙挥令旗鼓收兵,只可惜将士淹没在青纱帐中,看也看不见,听也听不清,瓮中之鳖任凭孙臆的将士们收拾,最后,庞涓领着不足百余残兵,转到潘家村方向狼狈逃窜了。从此以后,卜家村的道路弯弯曲曲,庄稼地也是歪斜不正,致使人们一到这里就迷魂阵。

自从九条巨龙在卜家村庄稼地里布下了迷魂阵,帮助孙臆大败庞涓以后,就在迷魂阵的位置上,长出了一大片茅草,这大片的茅草就是那条生幼龙的地方。在这片大茅草地的中央,有一块锅盖大的地方,茅草的颜色是鲜红鲜红的,而且每墩茅草都是九个叶子。因此,当地百姓都称这块鲜红鲜红的茅草为“九龙草”。

每年九龙草成熟的时候,就会看见一位骑着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小毛驴的白胡子老头,拿着一把镰刀来收割。这个老头古怪,每次都是也不多割,也不少割,只割九墩,每墩的九个叶子捆成一捆,然后悄然离去。因为每年都来,时间一长,有位村民认出这位白胡子老头就是曾在曲堤闻韶书院教书的张先生。有一年,张稷若先生来割九龙草时,一个村民走到张稷若先生跟前问他割这九龙草作什么用,张稷若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说:“这是九龙草,孕如喝下它,一是能生贵子,二是能当官,三是保平安。”那位村民又问张稷若先生:“这一大片茅草,为什么只有中间这一小块长出来是鲜红色呢?”张稷若先生非常客气的说:“这是当年那条龙生龙子的时候染的。”那位村民听到,回到村里就传开了,从那以后,村民们都抢着去割九龙草,到现在,村里的人们还保持着这个习俗。

## 二十一、曲堤塔、莱芜顶

张稷若先生在曲堤闻韶台附近的闻韶书院讲学时,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晨读,说是一大早,其实就是鸡叫头遍的时候。这个习惯早年在儿时就已经形成。他的老婆朱婉婉得知先生志向,主动忙着做家务,甘愿忍耐清贫,也要侍奉先生发奋读书,促成日后以取得学业上的成就。她每日鸡叫头遍,便起床点灯做饭,饭做好后,再去叫醒熟睡了的先生,她催促道:“你忘了先辈的教导了吗?”先生闻声即起,忙道:“不敢!不敢!”即刻从床上翻身而起,洗漱后,捧书苦读,日子长了,就是老婆不在家时亦是习惯成自然,每闻鸡叫头遍便准时起床苦读。

春天的一个早晨,张稷若先生又闻鸡起床,洗漱完毕后,就到闻韶台顶古松下晨读。忽然,他听见闻韶台南边不远处有声响,听到后,起初感到诧异,再仔细一听,是瓦刀敲打砖块的砌墙声,他循声望去,南边不远处一片模模糊糊,瞅了半天也没看清楚,先生这时心里纳闷,这是何人建造何物?再侧耳细听,其砌砖声越来越大,也越来越急,听这动静不下几百人。先生听后更奇怪了,他眉头一皱,恍然大悟,噢,是造屋,是绕太阳公转一周需要十二年,今晚与太岁在地之神方位相合一线,正冲闻韶台。心想,这是哪路神仙如此歹毒?俗话说,魔高一尺道高一丈。张稷若先生不再多想,他深吸一口气,朝南方用力吹了两声,顿时,那砌砖声停止了,稍停片刻,那砌砖的声音接着又响起来,而且动静更急更响了。张稷若先生这时心想,看来,他们要赶在天亮以前完工。张稷若先生猜测着,此神仙的道行真不浅哪!他便赶紧转身走下台去,匆忙返回自己的屋内,拿着

簸箕又跑到闻韶台顶上,他站在台中央,用力朝台顶磕了两下簸箕,然后拿着簸箕朝南方呼呼扇起来,这一扇不要紧,顿时天空狂风大作,紧接着一个旋风平地而起,弄得满天尘土飞扬,一路向南旋转而去。

刹那间,砌砖声停了,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了。这时,天也蒙蒙亮,张稷若先生站在闻韶台顶上,看见南边不远的塔已成了半截。这时,他自言自语地说:“若不及时制止,再过去半个时辰,那塔就建成了,好危险啊!”

不一会,太阳也出来了,闻韶书院的先生和学子们都陆续地走出了寝室。往闻韶台顶上远远望去,看见张稷若先生手里拿着簸箕,镇定自若地站在闻韶台顶上,一副严肃的神情,师生们顺着先生的目光朝南一看,师生们大吃一惊,咦?南边啥时候建起了一座塔,而且才建了半截?

人们听说在闻韶台南边,有人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建了座半截高塔,便蜂拥而至,只见那半截塔,四面砌有花纹砖,真是巧夺天工,人们在称赞的同时,纳闷地问:“这塔咋就修了半截,没有塔顶呢?”

隔了几天,有位老乡从泰安东面的莱芜城回来,说前几日,在莱芜城北,一夜之间不知何人修建了座半截塔,只有塔顶,没有塔身。人们听这位老乡说后也惊异地问,前几日,咱这里的闻韶台也出了神气儿了,不知是谁在闻韶台南边也修建了一座半截塔,恰恰和莱芜的半截塔相反,只有塔身,没有塔顶,这位老乡半信半疑,便跑去一看,果然如此,这位老乡连连称奇,惊讶的叫道:“塔上砖头的大小、颜色、形状一模一样,要是把莱芜城的塔顶和闻韶台南边的塔身合起来,简直就是一座完整的塔啊!”

见此状况,闻韶台书院的先生和学子们心里自然都明白,这是张稷若先生的簸箕旋风把塔顶吹到莱芜去了。事后,有学生不解,就问张稷若先生为何不叫仙家建完?张稷若先生很认真地告诉学生说:“闻韶台南边的这半截塔身和莱芜的塔顶,与闻韶台大殿正好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,如果这座塔一旦建成,必定要比闻韶台高,若这座塔高于闻韶台,那闻韶台的灵光将荡然无存,永不复兴。”学生听后,张稷若先生要不这样做,千年闻韶台将永远失去灵光。

通过这件事,人们对张稷若先生更加肃然起敬。“曲堤塔,莱芜顶”的美好事奇传说,给神圣的千年闻韶台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## 二十二、黑风口

清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驾崩,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,年号顺治。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齐第十子多尔衮,以皇叔的身份辅佐亲政,独揽大权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多尔衮勾结明朝降将吴三桂从山海关大举入关,定都北京,清兵入关后,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,颁布了“圈地令”,八旗官兵大量抢占近京八府和长城附近十六万顷土地,归自己所有,使无数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,流离失所,沦为农奴。

在山海关一带居住的山东人很多,大多是当年下关东要饭讨荒的人,为了生存安全,他们组织起来保卫家乡,为首的是一位济阳人,叫孙春亭,他高大魁梧,虎背熊腰,仗义疏财,在群众中威望很高,他有一手好拳脚,人称“拳把式”。他带领山东老乡揭竿而起,集体抗争,誓死捍卫赖以生存的土壤,不愿沦为农奴,在他的带领下,山海关一带的农民一呼百应,同仇敌忾,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清力量。

多尔衮闻讯后,率部逮捕了孙春亭,他大义凛然,临危不惧,多尔衮想杀了他,但又怕众怒难犯惹起更大的麻烦,就心生一计,把他流放到遥远的黑风口去,今夜就立即起程!两个旗人把孙春亭五花大绑后连夜起程。当时正是寒冬腊月,冰天雪地,寒风刺骨。临行前,这两个旗人谁也不知道黑风口究竟在哪里,只听多尔衮说,黑风口的风太大了,大得风一起连人都能刮倒,蚊子也多,大得像蚂蚱似的。可是黑风口到底在何地,朝什么方向走,两个人心里一点数也没有,只好木然地沿着长城往西走,正在路上木然走着的时候,对面来了一个骑四白蹄小毛驴的先生,两人立刻上前作揖问道:“请问先生,可知道黑风口在何处,路该怎么走?”这位骑四白蹄小毛驴的先生停下来,下了驴,仔细打量了他们一会,知道是押着犯人的,便把目光盯在了犯人身上,问这个犯人是哪里人,犯人回答说:“俺是山海关的。”先生又问犯人:“你的籍贯是山东济阳县的吧?”“是”,犯人这时便抬起头,愣愣地看着这位可敬的先生回答说,心想,这位先生怎么知道我的籍贯是山东济阳县的呢?先生笑着点了点头说:“我正好去黑风口,你们就跟着我走吧。”说完就骑上了小毛驴,一扬鞭,咕咕地就走了。“这两个旗人很高兴,心想,这下可知道黑风口的路该怎么走了,于是,两个旗人就跟在后面走,他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后,就来到了一座城墙的下面,这位骑四白蹄小毛驴的先生指了指城墙的门口说:“到了,这就是黑风口。”说完,先生骑着小毛驴就进了黑风口,就不见踪影了。

此时,正是半夜,天漆黑一片,伸手不见五指。刺骨的东北风呼呼吹着,如饥饿的野兽在嚎叫。高高的城墙,壁立森森,城墙上古庙,城门口黑得深不见底,像个巨大的吸风口,树叶伴着灰尘从城门口掠过,令人十分毛骨悚然。见此情景,两个旗人吓得心惊肉跳,他俩被寒风一吹,身上的皮袄被刺透,冻得浑身颤抖。这两个旗人一想,黑风口名不虚传,果然厉害,于是扯着犯人,往黑风洞里推,刹那间,犯人和风尘一起被黑风口吸了过去,两个旗人,心想这下可完成任务了,撒腿就往回跑了。

犯人孙春亭被两个旗人推进了黑风口后,只见里边一点风儿也没有,暖和极了。他立即就感到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,这时,东方天一亮,他环顾四周,半信半疑,觉得此地似曾相识,心想,这是啥地方呢?他来回走着,一边思索着,由于一路奔波,使他非常困乏,就找了个墙角坐下来,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

不一会,天就大亮了,城楼上值班的来人开城门,看见城门口围着一个彪形大汉,睡得正香呢,这个人是谁?一时间,城门口围了很多人,看后,都不认识这个人。这时,孙春亭听到动静后,慢慢醒来,看着四周,一群人正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他晃了晃身子,方才醒过神来,没头没脑地问:“这就是黑风口?”“黑风口”,众人听后惊异了,问他:“啥是黑风口?这里是曲堤城墙的门口。”“曲堤?可是济阳县的曲堤?”孙春亭急忙问众人,众人回答:“是啊,这就是济阳县的曲堤。”众人问他:“你是谁?”这时,孙春亭百感交集,呜呜地放声大哭,他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:“这回可到了老家了,俺真是碰上神仙了,是活神仙救了俺。”众人又问他:“你是谁呀?是哪庄的?”“俺是曲堤郭家村的人,早年逃荒去了山海关。”说着孙春亭就整理好衣服,把家里的老人说了一遍,大伙一听,说的全对,于是,就送他到了郭家村,见了亲人。

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

# 济阳民间的各种传说(四)

◎孙厚德

